



【有所思】

棉花记

□陈国艳

母亲不喜欢种棉花，却在哥哥去省城上学的那一年，开始种棉花。

种棉花没有经验是要吃大亏的，从选种到育苗，到授粉、结果，一刻都不得懈怠，就像是一场豪赌，稍不留神就会全盘皆输，颗粒无收。这根本比不上种粮食，种粮食最不济也能收获个仁瓜俩枣，填饱全家人的肚皮。棉花的娇贵是其他农作物不能比的，需要万千呵护才能发芽成长。随随便便把种子播种在地里，是不会有几个苗出来的，就算长出来，也不会结出棉花，只是白费力气而已。

我疑惑地问母亲：“种棉花这么累，为什么还要种？”母亲拍着我的头，神秘地说：“你哥哥就要去省城上学了呀。”我懂非懂地看着母亲，满肚子的疑问一直在打圈圈，直到我也去了外地上学，才明白了母亲的话。

当遍野的麦穗低下头时，就要给棉花育苗了，母亲掏出仅有的积蓄买来一袋棉籽。棉籽外面包了一层壳，晒干之后坚硬无比，幼苗想要破壳而出，须提前泡在水中，待外壳软塌下来后，再抹上农药去虫，就能播种了。母亲从别人家借来打钵机，前端是没有底面的圆形铁桶，直径七八厘米，高十几厘米，桶两边分别有一根钢筋，连着最上面的手柄，桶上方有一块圆形的活塞，像注射器一般，脚一踩便上下活动起来。活塞的中间凸出一个点，营养钵子上的凹坑就是它的杰作。

对于新鲜事，我总是兴致勃勃。第一次打钵子，我一边催着母亲翻土，一边拎着钵子就往地上戳。母亲看见我猴急的样子，笑着把我的手，紧紧握住手柄，将打钵机使劲往松软的土里一顿，铁桶里便灌满了松软的泥土，在硬实的地面上踩一下活塞，先压实，再用力一蹬，圆柱状带着凹坑的土坯子便落在了苗圃地里。在凹坑里丢上三四颗泡好的种，小心撒上一层薄土，就等着发芽了。

等待发芽的日子总是很煎熬，我和母亲每隔半天就要去看看，直到满坪的苗子都伸出骄傲的叶子，母亲悬着的心也便放下了大半，紧绷的脸上再次挂上了笑容，暗叹种子没有白买。

嫩绿的苗子长出一两寸高，便要移苗了。母亲拿着小铲子，小心翼翼地从小苗的边缘开始挖。我捧着育有棉花苗的钵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小心移动着脚步，生怕一个不小心摔倒。身子倒了不要紧，只是皮疼；苗子磕碎了，却是心疼。越怕什么就越来越来什么，脚下的土地像是长了手，猛地拽住我的裤脚，我不由自主地往前倒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我硬生生地举起了手中的钵子，整个脸毫无悬念地与大地亲密接触，额头、脸颊顿时青紫起来。

母亲见状，赶紧放下手中的铲子，把我抱起来，慌张地左看右看，确定没事，才一脸怒容地说：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”

我没举起手里的苗子，委屈地说：“娘，你看，我没弄坏它。”

“傻孩子，它没你重要，下次先保护自己。”母亲抚着我青紫的脸颊说。

最不喜欢的是给棉花整枝打杈了。日头毒辣的时候，棉株开始疯狂生长，很快便漫过

了大人的腰。母亲急忙领着我们钻进棉花地，开始给棉株打杈。打杈不容小觑，疯杈只长枝叶不结果，还耗费植株大量的营养，若掰得不干净，本应结果的棉枝生出的有效花蕾就少，结出的棉花也少；若打错了杈，把好的棉枝认成疯杈，则是大大的误伤，更是令人悔恨不已的事情。

母亲弯着腰，手灵活地扒拉着每一株棉花，仔细给我做示范：“大妮，你看，像这样的就是应该掐除的，这种就得保留，学会了吗？”

日头烘烤着头顶，我躲在棉花地里，有点闷闷不乐地看着母亲，嘟囔着：“这是为哥哥种的棉花，为什么哥哥不来干活？”母亲像是没听见似的，仍然一株一株地寻找着疯杈。

掰完最后一个疯杈时，最先打理好的植株上又长满了杈子，我有些愤怒，朝着母亲发起火来：“明年再不种棉花了！”母亲闻言，看着我，只微笑，什么都不说。只是，以后的很多年，每年都种棉花。就这样，整个夏季，我和母亲如陀螺般转着圈，不停打理着好几亩棉花地。

到了秋天，满地的棉花叶子开始变黄，母亲终于缓了口气。看着争相怒放的白花，她终于舒心地笑了，轻轻说：“上学费用肯定够了。”

不久，哥哥便顺利地去了县城读书，母亲笑得开心了。

后来，我也要去省城上学，母亲种的棉花更多了。等我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她的头发悄悄白了起来，腰也更弯了，还得了一种皮肤病，异常瘙痒，往往要抓破皮才能稍微减轻些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常年给棉花喷农药导致的。

我对母亲说：“别种棉花了，太累，你看，还生病了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再累也值得，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病。”看劝不动母亲，我也没再说什么，我能做的也就是努力学习了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毕业了，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回不了几趟家。有一天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娘，我下月结婚。”母亲说：“好。”

我突然有些失落，母亲跟哥哥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不停地问我东问西，到我这里，竟然什么都没有问。

没过几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老家的一个大货司机，“妮子，你娘给你带了东西，让我给你捎过来，快过来取啊！”

我很纳闷，母亲能给我什么呀？她这一辈子，手里就没存下几个钱，也没舍得买过什么。

我乘车去物流园，司机非常热情，一边帮我搬东西，一边偷笑：“这是你娘给你做的棉被，这么厚，也不怕压坏你。”好几大包棉被，这得用了二亩地的棉花吧？爱意突然充满胸腔，我也爽朗地笑了。

后来，母亲突发脑溢血，半身不遂，脑子不怎么清楚，很多事情都忘记了，但对那几亩棉花却念念不忘，每每都在念叨：“地里的棉花怎么样了？有没有生虫？用不用打杈？”念叨着念叨着就笑了：“今年收成一定好，大妮和小健的学费肯定够了。”

如今，我把母亲接到了身边，和我们一起在城市里过活。母亲再也没种过棉花，我也不再打杈，但挥之不去的记忆里，还是那片漫过光阴的棉花地，还有棉花地里那沉默又温暖的爱……

(本文作者就职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)

□雪樱

冬日的阳光薄如煎饼，一小撮也是稀有的快乐，如孩童口袋里的糖果，不吃也能炫耀一番。

今年冬天冷得比往年晚，但一冷就进入了“速冻”模式。那天气温降至零下9摄氏度，午后阴冷，阳光躲进云层的棉被里，只露出小半边脸来，像是与地上的人玩捉迷藏游戏。我刚一出门，就打了个寒战，北风直钻脖颈，鼻翼凉沁沁的，恨不能像只软体动物缩进衣服里。还没出小区，一个臃肿而歪斜的身影闯入我的眼帘：他推着一辆半旧的硬座轮椅，在楼前垃圾桶前驻留，座位上有纸盒子、酸奶桶，还有几个饮料瓶子。这个时候，外面进来一辆面包车，后面是辆邮政快递大三轮车，窄巴的甬道一下挤成死胡同。

老人两手推着轮椅，在原地踌躇不前，像是一尊被阳光雕刻的塑像，冷风擦着耳际生疼，他的背影投下一小片薄薄的光，令人心里不安。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他好像嗫嚅着想说什么，他颤抖的手无力，他内心里似乎伸出另外一只黝黑的手臂，帮他逃离这个靠近垃圾桶的尴尬位置。他身着藏蓝色棉服，脚蹬黑色大头棉鞋，头上的那顶鸭舌帽，多少有些滑稽，但干净的衣着、沉默的背影、沉默的轮椅，依然令人生出敬畏。一只橘色的流浪猫，从私家车旁边闪过，留下丝绒般顺滑的一瞥。

僵持半天，邮政车后退几步，面包车打着方向盘调头，留出一小块通道，大家心照不宣，示意老人先走。老人推着轮椅踉跄向前，两条腿抖得厉害，左腿拖拉，看上去身子要歪倒的样子，不禁让人捏把汗。他走得很吃力，一步一步匀速挪动，鞋底摩擦地面发出声响，还不时要停下来歇歇。他是脑血管落后的后遗症，嘴角些许歪斜，吐字含糊不清，神经压迫的同时，也为体内埋下一枚地雷，动辄大发脾气。那枚地雷有另一个名字：急。吃饭急，如厕急，说话也急，甚至呛得咳嗽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急是一种不由自主，也是对抗外界的招数。他的背影渐渐缩成一个小黑点，拐进一个下坡路，向10号楼方向挪动。恍惚之间，我的心里一阵猛烈翻腾，竟忘却寒冷，好像那个背影是我的父亲，被命运风暴击倒的父亲，被生活负重压垮的父亲，孤独的、疼痛的、无力的、内心盈满泪水的父亲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小区里捡废品的队伍越来越壮观，有的拎着蛇皮袋子，有的拄着长长的木棍，有的拉着买菜的手推车，或是废弃的儿童手推车，还有手里领着孩子的老妇。这是一所高校家属宿舍，十年前校区迁往郊区，很多教职工的房子空了下来，租客如过江之

鲫，搬家戏码几乎天天上演。搬走的扔垃圾，进来的添家什，一进一出，产生的废品铸成一个严丝合缝的闭环。实际上，每个人都是生活制衡链条上的重要一环，早晚有一天会被这个荒诞的世界拥入怀里。捡废品的意义不局限于去废品回收站换点零花钱，称盐打油，补贴家用，更多的是时间颗粒的填充——把寂寥而空旷的晚年之境填满价值与意义，让黄昏的落日慢一些、再慢一些，留下粲然的余韵。

轮椅是最后的精神归宿。

这位老人年过八旬，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在外地大学当老师，外孙刚工作，没有成家，住在隔壁小区的单身公寓。他们买的二手房，刚搬来那会儿，老人拄拐，经常在门口下围棋，也去隔壁小区捡废品，一天进出好几趟，从晨曦微露到残月满天，比白领上下班还勤谨。老伴也捡废品，好像他们提前说好似的，他前脚回家，她后脚出门，干得很是带劲。有人赐他们一个绰号“小毛驴”，令人莞尔。废品攒得多了，如一座小山，老伴分类打包，整齐堆放，攒上十天半月便拉到废品回收站。废品站距离小区很远，老伴拉着一辆改造后的半圆铁皮车，在路上常引人围观，甚至有人在后面喊“小毛驴快跑”，她也不生气，反而拉得更快了，恍若踩着欢快的节拍，溢出汗水结成白茧的成就感。

从今年起，老人出门时多了辆轮椅，是女儿网购、外孙安装的。推着轮椅就像推着被遮蔽的岁月，推着轮椅捡废品就像赶着一轮落日回家。他的缓慢，他的趑趄，他的不惧冷眼与围观，他站成一个小宇宙，在楼宇之间来回穿梭，已然成为大地深处的一部分。我早已习惯了他们的模糊身影，未经辨识就相识已久的熟悉。生命与生命之间相通，离得很近、很近。人生就是一场过于喧嚣的孤独，燃烧过，沸腾过，到头来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行，与房子无关，与儿女无关，与内心尊严有关。他们在捡废品的路上，迎接生命的尊贵与老去，任由日子抻开细密的褶皱，塞满一天的收获，毕竟他们还要活很久很久。

冬日的阳光奢侈而轻浅，落在树梢、房顶、垃圾桶的盖子上，落在冬青丛掩映下流浪猫的投喂处，白碗、盘盏都镀上一层金光，落在老人推着轮椅的那双青筋毕露的手上，如空中随手撒下的一大把金币，轻盈、跃动、耀眼，泛起太阳的暖意，叫人顿感幸福。我紧了紧衣领，一只圆滚滚的橘猫昂头“喵喵”两声，从垃圾桶前款步走过，气定神闲，好像一切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世界寂静如初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推轮椅的老人